



布莱蒂·万·英格伦
24岁 中尉



戴维·卡门托
34岁 中士



玛魁得·怀赛德
24岁 中士



阿比·温斯顿
42岁 上士



斯凯·谢默霍恩
29岁 军士

战后伊拉克仍然充满着血腥和冲突。美《时代》周刊记者近期从巴格达发回这篇特写。尽管作者基于美国的价值观描述驻伊美军一个排的经历,但人们仍然真实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可怕。伊拉克布满血迹和弹孔的墙壁,大街上平民的尸体被车辗过,衣不遮体,骨瘦如柴的伊拉克小顽童躲在石墙后偷窥美军巡逻。已有成千上万人为这场战争流血死亡。驻伊美军仍然频频遭到反抗者的袭击而毙命。面对如此血腥的袭击,谁都不知道下一个倒下的是谁?加之长期在海外作战,不少士兵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面临着巨大压力和心灵创伤。如果这种状态长期下去,那么驻伊美军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编者

这支驻巴格达的美军士兵是如何超负荷执勤的呢?面对不断遭遇的恐怖袭击,他们虽然神经高度紧张,但仍勇敢地追捕抵抗者,试图在巴格达恶劣的安全环境中待下去。

突如其来的恐怖袭击

美军这支分队已巡逻了一个小时。3辆越野车醒目而飞快地穿过一条条黑暗的小巷寻找袭击者。这是12月的一个星空稀朗的夜晚,时间是晚上9点,地点在巴格达最古老、也是战后最混乱的艾得哈米亚地区。美军士兵沿街巡逻,就是想吸引袭击者,以自己当目标诱使那些制造混乱的危险分子现出原形。

但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发现。现在这支车队开始向1.6公里以外的基地返回。它驶入了艾得哈米亚的主要商业区。那里的空气中弥漫着节日的气氛。在穿过一排茶馆和旅店后,车队驶上了一条主要的街道,因为人流拥挤,只得减速行驶。

刚刚通过的埃玛大街是这个地区的主要道路。这里的阿布哈尼法清真寺是萨达姆·侯赛因被美军抓捕前最后一次与公众见面的地方。就在此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伊拉克人的工厂。19岁的一等兵吉姆·贝维利和22岁的二等兵奥任·简柯站在车队的第二辆车之中,他们身后还坐着两名《时代》周刊的记者。车队又前进了。简柯和贝维利不时地

巴格达的“野”

——驻伊美军第1机步师第3炮兵



2003年7月, 罗纳德·波克斯顿的妻子奥德莉又添一子。他准备回家看刚出生的儿子,但上司要他延迟两个月再走。为此妻子和7岁的儿子哭泣了好久。

说说笑笑,聊着天。坐在驾驶室的中士罗德·波克斯顿冲着他们喊道:“你们开玩笑或抽烟我都不管,但是必须确保注意我们身后的安全。”

车辆穿过了埃玛大街驶向清真寺。《时代》周刊的资深记者麦克·维斯科普夫抬头一瞥,就看见清真寺残缺的钟楼。美军坦克炮弹在2003年4月的一次猛烈战斗中毁坏了它。正在这时,他听到了巨响一声,随后看到一个椭圆形物体滚落到他的座位旁边。他想那一定是一块石头,但几秒钟后,他又意识到那不是。但就在他试图将其扔出去的一瞬间,一声巨响,这个物体在麦克·维斯科普夫的手上爆炸了。

碎弹片四处飞溅,正巧击中贝维利、简柯和《时代》周刊的摄影记者詹姆斯·纳维奇。硝烟在车厢上空弥漫。鲜血从麦克·维

斯科普夫的右臂涌流出来。这时特殊医疗护士彼莉·戈麦斯从第3辆越野车飞快地跑出,然后爬上遭袭击的那辆越野车后厢。她用绷带扎紧麦克·维斯科普夫的右臂为他止血,然后给其他伤者分发绷带。炮弹的碎弹片伤到了詹姆斯·纳维奇的左臂、腹部,还有两条腿。他在失去知觉前还为接受紧急救治的麦克·维斯科普夫拍了几张照片,而奥任·简柯则在几秒钟后昏迷过去,但他本能地扣动手枪的安全栓并调成半自动击发状,准备还击。

车队在清真寺前面停止不前了。罗纳德·波克斯顿扭过头问:“有人受伤么?”“是的,是的!”贝维利含糊不清地回答道。炸弹的碎片炸伤了他的右臂和右膝,两颗牙齿被炸了出来,舌头被撕裂了。“快走,”他说,“快走!”越野车发动了,呼啸着向基地驶去。



战排”

团观察排行动纪实

“古墓兵团”临阵换任务

作为美军第1机械化步兵师第3野战炮兵团第2营的观察排，这个原本不直接参战的部队现在被训练如何作战。在传统战场上，野战炮兵的观察排一般在后方的待命和使用测量仪器对敌人的位置进行勘测，这样军队的大炮才能攻击到敌方的目标。这个原本部署在德国吉森“基地”的、被称作“古墓兵团”的观察排去年3月调往伊拉克时，其任务也是为对巴格达长期包围战作观测准备。可那样的战役并未出现。2003年5月晚些时

□(美) 罗曼斯·雷尼萨
麦克·维斯科普夫 / 文
□阮一凡 / 译 刘万平 / 校

候，布什总统宣布主要战事已经结束。但是由于溃散的伊拉克部队成了散兵游勇，反叛分子对美军展开的袭击变得更加频繁，而且往往更加致命。战后对职业军人的需求却在增加，使得“古墓兵团”承担了步兵的义务去巡查街道、处理突然袭击、抓捕抵抗者和沟通各部队之间的联络。12万名美军官兵在战后伊拉克做着同样的事情。

从这个排的成员身上可以大致看到驻伊美军的情况：中士玛魁得·怀赛德，24岁，一名常常想他6岁女儿的黑人。军士斯凯·谢默霍恩，29岁，一个理想主义者，被有关他到底为什么而战问题所困扰。罗纳德·波克斯顿，32岁，一位很聪明的、曾参加过海湾战争的老兵。自从被派驻中东后，他自学学会了阿拉伯语，但却无缘参加儿子的生日。还有军士伯纳德·塔利梅，24岁，受“9·11”事件影响自愿参军。42岁的上士阿比·温斯

顿和34岁的中士戴维·卡门托还得帮助这个排年龄最小的3名士兵。他们分别是来自阿尔兹伯勒的、20岁的黑人一等兵里库·阿诺德，来自俄亥俄州的业余艺术家吉姆·贝维利以及在2003年11月刚入伍的奥任·简柯。26岁的彼莉·戈麦斯是唯一被分配到这个排的女性。在周围的男兵面前她表现得很强，但当与她的父亲通电话谈到在伊拉克目睹的一切时却哭了。中士乔斯·西泽，一名后备役成员，负责全排的心理工作，31岁。“古墓兵团”的领导布莱蒂·万·英格伦中尉，24岁，两个月前上任，正努力争取着士兵们的尊敬。

这个排在伊拉克已待了7个月，而且其使命可能还要延长下去。他们真实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可怕：伊拉克布满血迹和弹孔的墙壁，大街上平民的尸体被车碾过，衣不遮体、骨瘦如柴的伊拉克小顽童躲在石墙后偷窥美军巡逻。已有成千上万人为这场战争流血死亡。驻伊美军仍然频频遭到反抗者的袭击而毙命。在与“古墓兵团”一起生活





黑人中士玛魁得·怀赛德
右上小图是他常常想念的妻子和6岁的女儿

的3周里,《时代》周刊的记者与这支部队的士兵共同巡逻超过了30次,目睹了这里的一切:沉闷、恐惧与牺牲,描述了美国官兵在伊拉克生活概况。就像是在这场战争中的成千上万的美军一样,“古墓兵团”承受的牺牲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生活。通过他们的故事,我们能了解到今天的美军是什么状况以及这场战争变成了什么样子。

阴影下的危险

2003年11月25日:玛魁得·怀赛德站在炮手的位置,朝着伊拉克人的方向摆动着机枪,护送美军越野装甲车通过。他看起来几乎是无忧无虑的。在这个灰色的下午,他自己唱着歌,孩子般地玩弄着糖果。他宽大的脸上留着永恒的微笑。但他那愉快的心情中也隐藏着对敌人的警戒。作为一名枪手,他的工作是扫描在公路上和屋顶上的袭击者。“我对每一个人都是微笑的。”他说,“但是我一直警惕地观察我周围的环境。”

两辆越野车经过艾得哈米亚警察局,沿着底格里斯河向北行驶。巴格达88个区,其中有6个区最危险,聚集着反美联合力量,也是抵抗者的摇篮。艾得哈米亚地区是美军控制的其中一个区,居住着40万名伊拉克人,其中大部分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强烈抗议美军在这个区驻扎。他们在墙上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喷写反美标语:美军滚蛋!萨达姆万岁!怀赛德说:“大多数的人们不觉得有什么,但有一些伊拉克人真的很憎恨我们。他们以相同的方式教育着他们的子女。”

怀赛德在10岁时就学习了射击。他的父亲是一名海军老兵曾带他打野兔。他曾因为

没有付交通罚款而被拘禁了45天,之后在2001年的2月份入伍。“这是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的最不好的事情。”他说,“我被囚禁着,不能为我的女儿做任何事情。上帝开启了我的双眼且使我意识到,在我的生活中没有做过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在军队里,我要坚守岗位。”

怀赛德说这个排里工作是很繁忙的。尽管他目光很尖锐,但他为他看不到暗藏的袭击者而烦恼。6个小时后,当“古墓兵团”夜间巡逻时,怀赛德比以往紧张。当越野车急驶过黑暗的地方时,他牢牢地盯着他的枪。“我讨厌没有光的时候。”他说,“袭击者坐下来谋划一下,就可能挡住我们前进的道路,发动袭击。”

巡逻车队在沿着河的一条废弃的公路上停了下来,并且设立了一个检查点。为了查找武器,他们搜寻了大量的车辆。一天的巡逻结束后回到宿营地,怀赛德卸下他的武器装备,并把他的机枪放在离他的小床很近的地方,然后从杂志上把各种美女的裸照剪下收集起来。“这就像是土拨鼠的一天。”他说,“每天都是在做着相同的事情,你不会知道你将是生是死。”

一个住所被叫作“家”

2003年11月26日:这里的卫生状况简直糟糕透了。厕所让斯凯·谢默霍恩开始疯狂。这个排有10个士兵和6个伊拉克人一起训练。他们共同使用一个浴室连着的厕所,这就使卫生的标准发生了变化。每人只有15分钟时间使用厕所,经常就会停水或者发洪水,粪便污水四处满溢。当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却没有人愿意去处理它。谢默霍恩是这个排中话最多的,一个矮胖的、有着一对非常特殊的垂视的双眼皮士兵,在27岁时入伍。他是一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崇尚“自由与民主”的生活,挺爱干净,自然对比牲口棚还脏的生存环境很恼火,对“古墓兵团”的内务卫生大发牢骚。谢默霍恩很仔细地观察了其他士兵的习性,寻找懒散的迹象。今天他决定发一个有关这厕所的信息。“你妈不住在这里,没人管。”他在浴室的墙瓦片上很潦草地写着,“这厕所门坏了。你想掉进粪坑里吃屎吗?”谢默霍恩用一大套脏话抨击这些肮脏现象。

记者看到谢默霍恩时,他和卡门托和阿比·温斯顿横卧在二手的长沙发上。旧沙发使这个排的内务增色不少。他们注视着电视机和可移动的DVD播放器,观看着对美军有利的战争电影以及科幻片、恐怖片和色情片。他们把电视机前面的咖啡桌上的垃圾收拾一



“古墓兵团”唯一的女兵彼莉·戈麦斯在自己的房间写日记

下后,准备吃饭。巴格达的气候已经很冷了。他们用3个可移动的电暖气取暖。这个排的临时住所是萨达姆在1990年为他的儿子乌代建造的。这个地方并没有被美军的导弹摧毁,但也曾遭到歹徒抢劫,凌乱不堪,现在被征用为第2军团战略部队中心。在这个夏季,这个军队把游泳池用沙子填满,改建成沙滩排球场地。一排屋顶像鸡蛋外壳的简陋房子里,有一张遮有天篷的床,睡着一个身体强壮的营部指挥官。

在检查了浴室之后,谢默霍恩把他的名字写在了浴室墙上的一块很普通的瓷片上。这个排有一个被保留的独立的互联网终端。这个排的大多数成员都在白天与家人用电子邮件进行交流。士兵们也买了网络摄像头与房子中的笔记本电脑连接。“古墓兵团”的成员大都不善于交谈。他们在住所花费很多时间在看电视和对着电脑屏幕。谢默霍恩总是持续地花一个小时发信息给他认识3个月的女友——妮谷,德国人。他们在吉森军用基地认识。这两人一周3次用卫星电话通话。在谢默霍恩值勤的时候,他总是自言自语地对着自己录音90分钟,然后放给女友听。他说:“但是我不能告诉她每一件事。我必须很谨慎地和她说话,使她保持冷静。假如她知道我们每天都做什么,她在夜里将不能入眠。”

相依为命

2003年11月27日:这个排生活在用铁丝网圈成的两个世界里。在铁丝网外每个士兵都要依附集体才能生存;在铁丝网内,他们在帐篷内宿营,并努力去发现属于自己的空间。今天,为填充巡逻执勤之间的空闲,贝维利在网上冲浪并寻找有关eArmyU的信息以及“军队在线”教学项目。贝维利把自己描述为“与典型的军队新兵相反”。他在空闲时间里喜欢摇滚乐和狂读幻想小说。2002年他在18岁生日后两天入伍。他本意并不想参军打仗。“我想去上网军校。”他告诉记者,“那网站是免费的。”但他根本没有料到他只能用打仗这种方式去付学习费用。他天真无邪的脸上不时透露出一种“黑色幽默”。他说:“他们不会和我一起努力。他们不喜欢我。”

事实上,士兵之间很少存在血缘关系,因为身处异乡且人生地不熟的战场,像兄弟父子般地连结在一起才能适应恶劣的生存环境。斯凯·谢默霍恩说:“我会带着枪去营救任何一个伙伴。”“等我回家后,我要和你们保持联系。”怀赛德说,“我们每天都见面,彼此十分融洽。大家鼓起勇气,坚持战斗生活在一起。”但是在7月24日这一天,所有人都在这里议论,因为一些士兵为了琐事扭打起来。如此一来,他们基本上就像是一个功能紊乱的家庭了。

在铁丝网以外,这种现象是绝不允许的。“值勤时就得像是黄油一样滑腻才能不



士兵们在观看收缴的武器



中士乔斯·西泽在岗位上点燃一枝烟小憩。
左上小图为乔斯全家福。

被袭击者攻击。”怀赛德说。这个排中的每一个人都很团结。这归因于一个人。当他们抵达巴格达之后,这个人很快地成为了他们的领导,他就是本杰明·考根少尉,30岁。他原本隶属于“古墓兵团”军中的化学和生物学教官,他的责任就是整理研究非传统的攻击战例。但是他的工作是在书桌上完成的。考根是一名有着12年特种部队生涯的老兵。他一直在岗位上坚持了很长的时间。他告诉大伙说:“我可以使用我的技能,多做一些工作。”在那时,“古墓兵团”原来的指挥官为了他第一个小孩的生日滞留在德国美军“基地”,“古墓兵团”就缺少了领导者,所以考根暂时接替了这份工作。

考根用他的新方式打破了原有封闭的状况,加强了与兄弟连队的横向联系。他在这个排中提出了他的思想——在军队的文化中这是很少见的事情。在那里长官与士兵的地位是不一样的。这是军队的准则。士兵不能

询问长官或称呼“先生”。“当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想L·T这个人,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使人觉得很烦。”对于这个从前参加过军的油子兵,考根能以他的支配方式和此人发生联系。“他知道如何与各种性格的士兵交谈,就像对待普通人一样。”怀赛德说。

考根决定把这个排转型为战斗小组,使它既可以巡逻街道,还可以搜捕隐藏在安全处的敌人。可是眼下“古墓兵团”既不巡逻街道,也不搜捕隐藏在安全处的敌人,而让这个临时住所变成了训练中心。每天下午,这个排都要进行在地下室近距离格斗练习和在空旷的地方训练躲藏的技巧。考根重新整理了装备去模仿不同的战场设置,提供了3个价值300美元的撞门设备。他告诉士兵在搜捕叛乱分子时“闯入住宅时要大声地喊,快速行动,并且凶猛”。他坚持要很尊重地对待那些在屋子里被找到的人。考根写了关于这个排的电子邮件给他的姐姐莉斯:“他们都



吉姆·贝维利在墙上进行他业余创作

很年轻。他们都是新兵。但是他们做得很好。”

“这仅仅是3次的搜捕。”怀赛德说，“在未来的3个月里，我们排要对被怀疑有抵抗者的房子和在艾得哈米亚地区对萨达姆政权成员，进行超过40次搜捕。”在7月份，考根领导这个排在午夜对接近阿布哈尼法清真寺的穆斯林公墓进行搜索。他们根据可靠情报，相信这里藏着抵抗者的武器。考根命令士兵重击每一个古墓地穴的盖子。如果地穴里有回声，士兵们就撬起重110公斤的花岗岩厚板，并且面朝里面延伸搜索。在7月4日，在第二个墓地里他们抓捕了一个携带火箭筒的袭击者。在他隐藏处发现有C4炸弹。因此，这个排出了名，于是就有了一个“古墓兵团”的昵称。考根最有价值的资产就是他搜集情报的技术和能力。“他在这方面比任何一个人都要好，要伶俐。”布莱蒂·万·英格伦中尉说。他是一名在“古墓兵团”所在团的炮兵排的排长。在一般情况下，排长的情报是从他们的长官或特殊的工作单位传达下来的，但是考根有他自己得到秘密消息的渠道。他在街上培养能给他提供信息的人，并和他的伊拉克朋友在家里一同进餐。当地一个朋友送给考根孩子一只很吸引人的金手镯。考根期望孩子佩戴一只手镯。孩子是他和妻子的掌上明珠，他十分疼爱。他记住了这个朋友的名字、住址和对这个高级的叙利亚政党人士的描述。考根把所有市民的抱怨都记在一个绿色笔记本上，并保存下来。排里士兵们很怕看到考根掏出他的笔记本，因为那样一来，又得待上一个小时，听他喋喋不休地讲评。在巡逻中，考根不嫌疲倦地和当地居民沟通，而且倾听他们的抱怨，并从背包里拿出保存的绿色笔记本。“当那笔记本掏出来的时候，”谢默霍恩说，“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晚一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与考根一起并肩作战，这个排的士兵士气高昂。尽管在54℃的高温下，有时“古墓兵团”仍然一天5次巡逻，4个小时睡眠，没

有人介意。怀赛德说：“这战后最先的5个月才刚刚过去。”考根的风格能使人消除敌意，并且软化了当地民众的心。“这里很少有美军能闯入你的家，抓走你的丈夫，然后离开，而且每个美军士兵都友好地向你招手、微笑。他是一个很特殊的人。”怀赛德说，“我们都认为，这只猫是不可征服的。”

2003年11月28日：抵达巴格达仅3天，奥任·简柯就失去了所有的联系。现在他准备着自己在铁丝网以外的第一次旅行。昨天他花去了感恩节的时间远离了“家”。他在第一次旅行时，就与一些陌生人一起吃火鸡，并在一个大堂里跟很多穆斯林一样，因为对上帝的感恩而祈祷。美军允许所有的士兵在“基地”与他们的父母在电话里说5分钟话。但是简柯要在特别想家的时候才打电话。他说：“我讨厌这里的生活，一天也不想待下去。”

简柯生长在旧金山。他说他在巡逻中经常能听到袭击者射击的声音。当一个小孩滑着溜冰板通过执勤区的时候，他曾经拔出了枪。“我不是害怕，而是神经质。我是担忧遭袭击丧命。我不想白白死掉。”他说。在巡逻前，他要穿上防弹衣。“我不喜欢编电脑程序。这就像是开车，你不去学，你就不会开。”听一个新家伙的虚张声势，谢默霍恩摇着他的头。“他还年轻。”一个老兵说，“他说了很多，并且认为他知道每件事情。”

这个排的3辆越野车离开了大门。简柯的枪指向了错误的位置。“请你不要把你的武器指向同伴，”谢默霍恩说，“无时无刻为同伴提防周围，眼神要与伙伴们联系上。”这时，他了解到这块地盘上相对平静一些，说：“外面有支持美军的民众。你们不需要把屁眼绷得那么紧。”这个护送队抵达了当地的一个学校操场。士兵们卸下东西，然后给一群小孩发糖果。时间不长，小孩们已经挤满了他们周围向他们要钱。美军士兵试着用英文告诉他们，这样亵渎神灵。当骚动的人群使简柯手忙脚乱的时候，谢默霍恩走过来说：“你

们所有人必须记住，当你们被控制的时候，美军很尊敬你们。”他说：“这里大多数的人都很好。你们给予他们的尊重如同对母亲的一样，气氛就会融洽了。”

晚上回到住所，谢默霍恩仍然和简柯在一起谈论。“我很为他担心。”他说，“我听他说，他处理事情急躁，在不该开枪的时候，情不自禁地开了枪。当我刚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开了枪。现在，我感觉到不能整天让自己包裹在恐惧中。”

不说什么

2003年12月1日：罗纳德·波克斯顿进入了该排临时住所。他非常疲惫，横卧在沙发上。“我刚刚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卡门托。在7月他的妻子奥德莉又为全家添一子。波克斯顿十分高兴，正安排时间准备离开伊拉克去见他刚出世的小孩，但是他接到了通知他要延迟两个月。当晚，他用卫星电话把这个消息小心地告诉他的妻子奥德莉。只听到她和7岁的儿子不停地哭泣。他沉默了许久，说：“她们哭泣了很久。”

波克斯顿放弃了飞离伊拉克的计划，携带了他家庭的相册和一本有238字词汇的阿拉伯语手册。波克斯顿戴着一副很小的眼镜。他在这个排中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从卡特托(Cato)机构下载每天的经济与政治的简报，并且和很多工作在此地的伊拉克翻译人员交流阿拉伯语。自从2003年5月份在基尔库克他拾起最初级的书来自学阿拉伯语，并开始与当地艾得哈米亚的居民偶尔进行交流。“我不能站在民众周围，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他说。

当他们在铁丝网以内的时候，波克斯顿和剩下的士兵就到底应该告诉他们的父母多少有关在外生活的危险的事进行争论。为了避免让母亲担心，戈麦斯尽量在书信中回避令人担心的事。这是一些“非常坏的消息”。她省去了用电话与父亲交谈。波克斯顿说他的妻子知道他在这里，但是她不知道他具体工作内容。她知道什么是她不应该知道的。那意思是说，她不知道在11月1日晚上的任何详情。

在那段时间里，日益增多的抵抗者用自制炸弹对美军护送队频繁袭击。这种自制炸弹名为IED（它的意思是在没有足够时间的情况下临时准备的爆炸装置）。有特色的是这些自制炸弹都用路边的垃圾巧伪伪装了起来，由遥控器来控制引爆。在9月23日巡逻的时候，“古墓兵团”帮助撤离了一位美军警官。他的眼睛被这种自制的临时炸弹炸伤了。当第二颗炸弹在附近爆炸的时候，考根的车已在浓雾中消失了。“我想他们遭到攻击了。”斯格特·少斯曼上校说，“军队作战部队官员联系了考根。这10秒钟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

么。”这时，考根的声音再次出现在线上。他说：“我们没事。”

在10月晚些时候，也是斋月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在一周发现5颗名为IED的自制炸弹。与此同时，由于接近于每天晚上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在迫击炮和火箭助推式的手榴弹的火力下。布莱蒂和考根讨论着恶化的安全形势。“这种自制炸弹简直太疯狂了！”布莱蒂说：“我不知道我们应如何与之战斗。”考根耸耸肩后说：“我们要继续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两个人都同意他们的越野车应该安装厚玻璃防止炸弹飞来。

在考根写给他父亲的电子邮件中，显得很担心：“父亲，我们来这儿已经越来越久了，抵抗也越来越疯狂了。”10月31日，美军临时驻地一座宫殿遭到抵抗者的迫击炮攻击，有两名士兵受伤，“古墓兵团”搜遍全城却一无所获。袭击者他们一个也没找到。但是考根相信他已经掌握了嫌疑犯一些固定的资料。第二天，考根又给他的父亲发了电子邮件：“这场战斗成了一面倒的局势。抵抗者在攻击，而我们更多的是在防守。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这个地方才能实现真正和平。我不想再来这里了。”

在11月1日的晚上，这个排接到任务要求他们在美军“基地”遭遇到抵抗者攻击的时候充当后援队。他们要协助快速反应部队一起抗敌。晚上11时30分，抵抗者发射的火箭弹又命中了兄弟排驻守的宫殿。在那时这个排中的成员与“古墓兵团”一起巡逻，同时向一辆车上开了火。他们认为袭击者从车上投了手榴弹，但是车早已经远去了。“古墓兵团”士兵上了3辆越野车并加入了追赶的行列。在带头的车辆中，考根带着散弹猎枪，谢默霍恩开车。当这个护送队最先离开艾得哈米亚地区并接近一座桥的时候，考根告诉谢默霍恩巡回四周并切断向这边行驶的交通。他的车窗是放下的。

车辆在巡回时，一颗炸弹在越野车右下轮胎处爆炸。“那感觉就像是击中一块大石头！”谢默霍恩回忆道。“一个震动波通过

了车辆。我被惊吓住了半秒。我被震聋了几分钟。”怀赛德是一名塔楼的枪手。飞落的炸弹爆炸使他短暂昏迷。波克斯顿在黑暗中触摸，感觉到到处都是血，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现。怀赛德在他的右边。谢默霍恩等待考根的指令。但是考根已经不省人事。鲜血从他的左前额倾斜流下。他的眼睛突出了并带有紫色。波克斯顿大声叫喊：“快带他回家！”

谢默霍恩飞速地驾车离开。越野车的扁平轮胎疯狂地与地面撞击并发出声音。怀赛德爬出塔楼哭着，晃动少尉考根想使他苏醒。考根发出了咯咯喘息声，没有任何反应。怀赛德想着他还有妻子和小孩，一定要让他活过来。波克斯顿抢夺了无线电话筒。“这里是‘古墓兵团’编号6~3德耳塔（希腊字母的第4个字）。”他说，“考根少尉倒下了。”

当3个士兵把他送到驻地宫殿院子里的急救站时，考根的眼睛还是睁着的。两个特种部队军医开始给他打镇定剂。他们问考根叫什么。“本……”他几乎用听不见的声音说。“发生了什么事？”医生切开了他的气管帮助他呼吸。考根的面部血肉模糊，眼球向眼窝外突出，但是脉搏很稳定。一架直升机把考根送到了巴格达市中心的美军第28战斗救援医院。当布莱蒂中尉从他的巡逻中返回时，他急忙地与戈麦斯交谈。她告诉他考根还是有反应的，他的眼睛虽然被伤害了，但是还有挽救的可能。“我看伤势很重”她说。但是戈麦斯不知道的是，那爆炸碎片竟然穿透了考根的后脑。那时直升机抵达了医院，可是考根已经脑死亡了。刚送到医院的时候，他仍然可以依靠人工呼吸器生存。随后，团部完成了对考根的升级报告，晋升他为中尉，并以“医疗退休”为名给他的家人更多的福利。布莱蒂在考根的胸膛上亲吻：“我们不会放弃追赶袭击者。你放心！”当怀赛德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他的手指甲里还沾污着干了的血迹。在这个排睡觉以前，戈麦斯告诉他们考根的情况很稳定。“我想他会没事的。”怀赛德记得。第二天早上8时30分，指挥官集合这个排排成U字形的队列，然后他要把

这个不幸的消息告诉大家。麦克·基尔宾斯基长官说完，“古墓兵团”的全排官兵得知考根死亡的消息时，发出了呜咽声。伯纳德·塔利梅跑回到了考根的小床边一副很绝望的样子。“我没有读我的圣经……”他回忆。“我没有洗我的衣服。我只是想平躺在我的床上。”怀赛德回想，“我在第一天哭了半天。”这个排其余的士兵也都麻木了。贝维利说：“所有的事物死去了。所有的声音停止了。”

莱比那4天没有给这个排分配巡逻任务。谢默霍恩承认他需要时间来化解愤怒。“我想成为第一个破门而入抓住杀害考根的人。我想找出那个混蛋。但是现在我们能做的一件事情是回忆考根的荣耀历程。他宁愿我们这样做，也不愿让我们去残忍地杀戮。”在军队为考根作了纪念性的追悼后几天，莱比那聚集了怀赛德、谢默霍恩和波克斯顿。他们一起给考根的妻子致电。她问她的丈夫什么时候完事回家。波克斯顿给她一个很坦率的答复，但是省略了那可怖的细节，考根失去了一只眼睛，但是他还有知觉还可以环顾四周。考根的妻子听后先是停顿，然后中止了停顿并恢复了她的镇静。怀赛德告诉她：“我从来都不喜欢政府官员，但是我喜欢你丈夫。”考根的妻子笑了。随着时间推移，考根阵亡对全排带来的最初的沉重打击已经减轻了，但是战士们仍然要提醒自己考根已经不在。他的名字还保留在住所墙上的卫星电话账单上。“有时，我想我应该清醒。”怀赛德说，“他将要步行穿过大门，喝着他的咖啡，注视着体育新闻。他会说早上好。我将要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可是我意识到那是不可能再发生了。”

为考根报仇

沙漠的寒冷令人颤抖。“古墓兵团”准备在黎明前进行搜捕行动，而目标是一个叫阿布塔哈的人。他是一名原萨达姆游击队的官员，被怀疑参与了反对美国的组织性攻击。11月上旬通过线人在这个区抓捕了20个嫌疑犯，而美军指挥官们相信这些人中包含在路边投弹和在路下埋炸弹的人。为了给考根报仇，把那个人捕捉到，这个排的一些成员很有信心要从中找出杀死考根的人。“要知道捉不到那个放置自制炸弹的家伙，对我们来说，和平永远不会降临在我们身上。”波克斯顿说。

自从考根在这个月里去世后，士兵们也已经慢慢地调整了心态。布莱蒂·万·英格伦是一个反应迟钝办事迟缓的人，24岁。他缺乏前任领导人的超凡指导力。“我一直没有信任他。”怀赛德说。“这是一个很不同的经历。”波克斯顿已经变成了更好动而且有神经质的领导人。当晚，他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草拟了在3辆越野车上的不同座位排列。“古墓

在执行警戒任务中的斯凯·谢默霍恩



兵团”带着他们的武器装备，包括闪光灯、拉链系绳和防弹衣。温斯顿，这个排的资深士官，告诉士兵们有关阿布塔哈的简况：中年男人，超重，他可能是抵抗者的军火主要供应商。在很安静的房间里，温斯顿论述着在抓捕阿布塔哈的过程中，如果美军在屋子里遇到抵抗时从屋子里往外撤的步骤。自从考根去世以来，温斯顿说，这个排焦虑不安的情绪在上涨。每一堆垃圾都被看作可能隐藏着炸弹。“每一个人都很害怕。”他说，“如果他们不害怕，那他们说谎。人们在哭泣。”一些士兵向上帝祈祷。怀赛德在离开大门以前他要先读圣经，然后向上帝祷告。在考根死的那天，卡门托，一个受过洗礼的教徒承认自己以前是一个很严重的酒鬼。他在离开德国美军“基地”时告诉他的妻子：他希望两岁的女儿能生长在虔诚的宗教徒居住区。“当一些事（就像考根的死）发生的时候，”他说，“你需要有人为你祷告。”

考根的牺牲是对另一种信念的考验——而这种信念就是他们过去认为在伊拉克牺牲是有价值的。在抵达巴格达后，谢默霍恩用磁带录音的形式给她的母亲洛宾·安发了信息。“我们在这里为了一个原因——这里整个民族没有自由的。”他说，“我相信那就是我们在这里战斗的原因——不管我们的能力多么缺乏，我们都要找到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现在他不是很确定。“这很难看到进展。”他说，“不少混杂在平民里的家伙向我们挥手并且说‘好样的布什’，然后向我们开火。我想要看到这些人不停地折腾下去，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他们像我们一样所需日常的基本东西。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完成的任何事情对于考根中尉的一生是否有价值。”

在凌晨2点钟以前，搜捕阿布塔哈的住宅。因为担心会有很大的动静，开车时没有打开车灯，这个排通过了阿布哈尼法的清真寺，在一个灰暗的传奇建筑前面停下。一个3个人的突击小组跳过前墙并尝试以这种方法进入屋子。谢默霍恩用这种方法试了10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他用重锤破坏性地砸碎了金属门。在房间的前面，这个突击小组发现了1个女人和她的3个孩子很冷静地坐在地板上。她很明确地说自己就是阿布塔哈的妻子。她说她没有见到她丈夫都快一年了。士兵们检查了这个屋子，但是没有发现有成年男性的迹象。布莱蒂向这个妇女道歉并告诉她美军会帮助换一个前门，如果你能配合我们把你的丈夫带来，我将会给你丰厚的回报。她感谢了他。“我的女儿给美军士兵们送过花。”她说，“我们非常热爱美国人。”

那天的晚些时候，刚过晚上8点，在宫殿前大门的西方，一枚迫击炮弹在大约460米的地方爆炸。在5分钟之内，“古墓兵团”装载货物的越野车带头寻找一辆可疑的蓝色宝马车。身穿有斑点衣服的警卫从发射迫击炮的

地方驾车离开，阻止了几辆车后检查但没有发现攻击者。士兵们又返回到艾得哈米亚地区的中心并最终把车停在主要的加油站旁。

这个地方陷入了瘫痪之中。很多司机从车内走出来向加油站的店主大叫。他们等待着灌满他们车的油箱。加油站的店主为了防止一个年长的人在前面用油桶灌油，关闭了油泵。这种举动也是被阻止的，因为对于黑市商人来说是很流行的。那年长的人说他有关部门的允许可以把油注入罐中。当两个伊拉克警察袖手旁观的时候，温斯顿和布莱蒂接近店主并控制住混乱。剩下的士兵用枪指着司机。司机们快速地回到了他们的车内。布莱蒂命令店主用油泵为那个年长的人把油桶注满，然后开始为机动车加油。店主同意了，但是他请求军队留下来。布莱蒂说：“我们会离开，而你必须开着店。”在美军的威慑力下，店主勉强地点头答应了。

出售讯息

2003年12月5日：乔斯·西泽是一个很受欢迎的家伙。他的车通过艾得哈米亚地区北部边缘的优美的古老的乡村小路。游牧部落的小孩追赶在他的后面，向美军索要东西。已出版的阿拉伯报纸和传单称他是通过车窗向外给当地人传递物品的人。一个预备役军人的心理测试运作小组也配属给“古墓兵团”的军营中，乔斯·西泽的责任就是在大批美军进来之前实施对该地区的安全检查，看文献和倾听抵触者的抱怨。当他在一家茶馆停下来的时候，当地居民因为抱怨有关电力缺乏、医疗物资短缺、持久性的失业率、高额的汽油价格等，将他团团围住，差点把他挤倒。乔斯·西泽很有耐心地聆听，在他的笔记本上记下每一条请愿并且许诺将会把这些请愿汇报给上级。这群人很感谢他，请求他。乔斯·西泽爬回了他的车。他摇着脑袋。

“我们全天听到了相同的事情。”他说，“这就像一个循环。”

当乔斯·西泽巡逻完埃玛大街、巡视完在艾得哈米亚的伊斯兰逊尼派教徒时，街上已经很黑了。“你是畜牲！”一个店主向一个士兵喊叫着。乔斯·西泽把一份报纸递给一个穿着华丽的老人。他看完报纸后把它撕碎并把它投回车里。乔斯·西泽耸了耸肩说，“我们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可是人们仍然不欢迎我们，憎恨美国。”但是对于他们所有疑虑，“古墓兵团”就像在伊拉克的很多军人一样，决定留下来完成美国赋予的任务。“我们在这里，我们很明确地表态不会离开。”怀赛德说，“如果我们离开了，那么事情就会糟糕透了。”

太安静了

考根去世后的一个多月，一种阴森的气势笼罩在艾得哈米亚地区。穿过巴格达，抵抗者对美军越野车护送队的袭击已经减少。“太安静了。”马克·马诺诺长官说。在和3个排的领导人会谈后，马克·马诺诺接过了“古墓兵团”军队指挥官的职位。“我只是觉得他们应该去尝试一些新东西。”

为了回应前夜的迫击炮攻击，这个营长在和另外4个营的军队对来自叛乱分子版图的范围、尤其是对艾得哈米亚地区进行围剿。当迫击炮攻击在8点左右象征性地发生时，“古墓兵团”被命令出发。在任务完成后的回程中，吉姆·贝维利，还有《时代》周刊的两个记者都受了重伤。

回到战场

2003年12月12日：简柯和贝维利在巴格达市中心的美军第28战斗救援医院接受紧急的外科治疗后得到痊愈。某种程度上，他们看上去仍像战斗之前那样充满孩子气。他们

在战地医院养伤的奥任·简柯





怀孕的妻子带着两个女儿等来的却是丈夫考根阵亡的消息

左上：考根 2002 年的圣诞贺卡

左下：2003 年 11 月考根在伊拉克与当地民众的合影



用贝维利的笔记本电脑播放《指环王》电影时，对没带游戏机玩上一会儿感到遗憾。他们共同展示了只有两个参观者的塑料纸杯，杯子里有从他们身体里取出的炸弹碎片。这儿没有悲痛或者自我怜悯。贝维利说：“你总是预想那糟糕的事情。让我庆幸的是那没有发生。”简柯因为在到达之后没有很快地离开伊拉克而感到失落。“我没有机会去做任何正确的、有用的事情。”他说。对贝维利来说，年轻人向往歌厅、酒吧，从来都不希望见到战斗。敌人攻击的加强使他更加明确在伊拉克服役的目的。“我做得很好。我为很多人做了好事。”他说，“我不知道我们来这里的理由，但是我很高兴我死里逃生了。”

现在“古墓兵团”的伸展变得稀少了。为了剩余的分配，他们和贝维利一起逗留在伊拉克的外部，怀赛德准备把新任务分配给其他的军队单位。当新的任命将部队部署在科威特时，这个排仅仅 6 名的士兵将要在 2004 年继续留在这个国家。对于铁丝网外面的任务，“古墓兵团”从其他的排借来士兵，部署他们必须实施他们的日常义务——无线电监控、车辆的维修、安置职工、军营的网吧和在屋顶上有一些士兵进行守卫，使他们处于战斗的紧张状态。“或许我们没有足够的人力。”布莱蒂说，“如果我们有很多，他们就可以得到足够的休息。或许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们应该更警惕更有精力。”

今晚是考验他们的坚韧的时候了。“我们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布莱蒂告诉“古墓兵团”士兵让他们聚集在一个灰色的卫星地图

上的艾得哈米亚地区，准备他们的自从遭手榴弹攻击以来的第一次巡逻。“迄今为止我们的足迹是很大的。这会使我们陷入麻烦。”布莱蒂认为如果没有越野车护送队那么这将会减少抵抗者的注意力。士兵们很深刻地记得，当他们完成最后的任何种类的徒步巡逻的时候，这将是他们曾经在晚上做过的第一步。布莱蒂想要士兵们以雪茄形状的队列步行。这比象征性的 V 字形好，这样他们就能停留在街道一边的阴影下。他告诉他们如果发现任何可疑事情，他们可以开枪。“我现在就告诉你，”他说，“如果你能明确进攻的目标，你就不用等待你的同伴去做相同的事情了。”

在怀赛德调节他的 M-4 来复枪上的闪光灯时，他在用他的随身听，听着美国黑人的说唱音乐。塔利梅尝试去解开他的背包的带子，然后装载一个 2.7 公斤重的无线电。“我们从来不在晚上拆卸。”波克斯顿说，没有人是特殊的。士兵们排好队，系好他们的衣服校正他们的背包，检查他们的来复枪。这时他们打开门带头走上大街。

我们是谁

2003 年 12 月 14 日：就像在伊拉克的其他美军士兵一样，这个排的成员在战火中得到了磨炼，其原始的战斗感情现在已变为一种更坚强而有承受力的东西。这天得到了萨达姆被捕的消息，对于“古墓兵团”来说是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这个消息并没有改变他们对面前危险的冷静评估。“正如人们所关注的那样，这个国家的动荡仍在持续。”谢默

霍恩说，“对于我们而言，在这儿周围仍然会有很多疯狂的事情发生。”

最后，你将发现今天在伊拉克服役的 12 万名美军官兵的英雄主义——不仅仅是在战场上的勇敢和处置不确定情况时的坚定，还有克服自我的勇气。波克斯顿是一名参加过第一次海湾战争的老兵。在“古墓兵团”的住所里，他坐在他的小床上尽力去表达他的思想，那是在受挫中才能展现出的口才。“这里没有人向后射击，这是每一位士兵最大的抱怨。”他说。“但是我们不是冷血杀手。我们不会杀死无辜的平民。那只是有关我们是谁的一部分。”他回想起那次手榴弹的攻击，“我们中的一些人看到一些家伙拉开手榴弹的引发装置，然后快速跑着离开。但是当你看到这个家伙钻进人群，你能向人群射击去击毙那个家伙吗？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控制复仇的冲动，那意味着你明白自己和一个更大的对手在战斗。”

波克斯顿踌躇说：“在伊拉克有潜在的危險。这里也有需要完成的任务。但是工作情况进展得很缓慢。我们要做什么？只是离开么？我们真的完成了所有的事情么？”他说：“我不想第 3 次再回来。”外面，庆祝萨达姆被活捉的炮火在空中劈劈啪啪地响着。“这提醒了我。”波克斯顿边说边从床上起来。走向门口，然后在萨达姆的照片上画了一个红色的叉。

本文完了，但这个排的故事仍在巴格达延续着。☆

(责编 / 牛俊峰)